



HUO HUA DE MI MI

火花秘密

厉军等著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火花的秘密

厉军等著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北京·1958

火 花 的 秘 密

厉 軍 等 著

*

中 國 少 年 兒 童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85号

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 印 刷 厂 印 刷

新 華 書 店 總 經 售

*

787×1092 1/64 1/2 印張 (高小、初中)

1958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0,000

統一書号: R 10056·61

定 价 (3) 五 分

內 容 提 要

這本書是写二个工人叔叔大胆創造的故事。

張兴运是光学仪器的技工。厂里生产上很需要抛光粉,但抛光粉在世界上还只有苏联和美国能制造。張兴运为了提高工作效率,刻苦鑽研,終于制成了高級抛光粉。

周南兴是无錫机床厂的鋼鉄檢查工,他在工作中細心研究,打破了日本大学教授对鋼的火花の論說,創造了新的火花驗鋼的方法。并且还打破迷信,自己写了書。

敢和美国比本領

“路是人走出来的”



初春的一天，西北光学仪器厂光学輔料車間开了个会，討論如何實現車間增产節約指标。会上，大家象連珠炮似的，一个接着一个搶着发言，唯独张兴运悶

悶地坐在一旁不吭声。

提起张兴运来，在光学輔料車間里，再沒有誰比党支部副書記陈滇远更了解他

了。

张兴运身材魁梧，高个儿，身板挺，四方形的脸上长着两道浓黑的眉毛。他出身在一个贫农的家庭里，今年才二十二岁。解放前，他是一家西药房的学徒，解放后，在党的培养下，才上了中学。1954年初中毕业后，考上了西北光学仪器厂。那时，厂里辅料车间有个作镀膜药水的技术员，不幸中毒死了。有的人怕氯气中毒，不愿意接受这项工作。领导上征求他的意见，他说：“哪里需要我，我就到哪里去。”这样他就被分配到辅料车间，当镀膜药水工去了。

当他第一天踏进辅料车间时，数不过来的仪器，记不清的化学符号，把他弄得头昏脑胀。可是张兴运没有被这些困难吓住，仅仅过了四年，他就成了四级工。现在不仅理化、数学够上了高中毕业生的水平，

还略为懂得了一点俄文。党交给他的任务，他没有一次不是認真执行的。去年，快要过春节时，厂里急需一种材料，党把这个任务交给了 他，他就打消了回家过节的念头，在假日中完成了这项采购任务。所以陈滇远从心眼里喜欢这个小伙子。

可是，这小伙子怎么在会上不吭气呢？散会后，陈滇远和张兴运一块走出了車間，在路上，他問张兴运：

“你今天为什么不发言？”

张兴运苦笑着說：“我考虑过做镀膜药 水时，氯气全跑了，如果把它利用起来做 666 杀虫粉，質量一定不坏。可是这值不了 多少錢，也解决不了生产上的問題。”

陈滇远点点头說：“对，靠做 666 粉解决不了問題，如果咱們能生产抛光粉就好 啦！”



张兴运一听，怔了一下，他惊奇地看看陈滇远，又低下头，沉默了半晌，才说：“我听别人说现在世界上只有苏联和美国有抛光粉。研究这种东西是科学家的事，再说，我們也沒有資料……。”

陈滇远轻轻地拍着张兴运的肩膀，笑着说：“路，还不是人走出来的，小伙子，拿出胆量来干吧！”

試探科学“秘密”

不久，厂里召开了一个跃进誓师大会，装配車間在会上向全厂提出了挑战，要求各个車間更多的供給他們另件。五車間应了战，可是他們提出：要滿足装配車間的要求，就需要輔料車間供給磨光能力更强的紅粉。問題非常尖銳地摆在面前了。张兴运代表輔料車間也宣讀了跃进計劃，保

証兩年內試制成功高級拋光粉。張興運的話剛講完，台下就象燒開了的水一樣沸騰起來了。有人還說：“兩年制成拋光粉有點开玩笑，……”“太慢了……”

張興運回到宿舍里，一個人躺在床上；想起剛才工人們的議論，眼前立刻浮現出五車間的生產情況，他們的任務是把各種玻璃的表面磨光滑，要求同一塊玻璃上的光滑程度，不能相差一根頭髮的六十分之一。相差大了，假使拿去做照相機的鏡頭，照出來的東西就會走樣。這樣精密的工作，是用一種儀器來磨的。因為玻璃硬，磨的時候要不斷的在玻璃上塗一些蘇打紅粉。可是蘇打紅粉的拋光能力弱，成批的活件就積壓下來，工人忙得要命，還完不成任務。難怪五車間工人要說：“你們做的紅粉，還不如送到建築公司鋪地板去

哪……。”想到这里，他暗暗地反問自己：“难道这种情况还要繼續两年嗎？”他記起陈滇远在散会前說的一句話：“該說的咱們都說了，剩下的只有干了，可別讓時間把咱們拉下呀！”这时，他脑子里浮起了一个念头：“对！非和時間賽跑不可！”

一連几天，张兴运不論吃飯，睡覺，走路，拋光粉这三个字仿佛焊在他脑子里一样，說啥也挤不掉。他的思想斗争得很剧烈：听说拋光粉的确好，用苏打紅粉三个人干一天的活，用拋光粉只要一个人干就够了。可是要自己做吧，还没看到拋光粉是个啥样儿。自己是个初中毕业生，搞化学操作才几年，又不懂高深的科学理論，又没有实际經驗，这不是瞎胡鬧嗎？不做吧？五車間工人的意見，象蜜蜂似的嗡嗡地圍着他的耳朵轉，不想办法怎么行。一种强烈

的責任感激動着他的心，使他產生了巨大的力量。

有一天，陳滇遠悄悄地對張興運說：“有門兒啦！我找到一種資料，從那里可以知道拋光粉是一種什麼元素做成的。”張興運一聽，高興極了，立刻就在那種元素的名字，記在自己的小本子上。

後來，張興運又從書上看到這種元素是含在礦石里的，但是，沒有說是什麼礦石。從哪里去找這種礦石呢？假使礦石有了，又如何提取這種元素呢？一連串問題都無法解決。張興運這小伙子並沒有灰心。陳滇遠也親切地鼓勵他：“小伙子，下決心鑽吧！我們共產黨人就是這樣，不懂的就學，別人不敢干的，我們就敢干。黨提出15年趕過英國，我們若不拿出干劲來，還能躍進嗎？”張興運想：“可不是嗎，拋光粉不也

是人做的嗎？只要肯鑽、肯干，一定能成功。科学不是什么高不可攀、了不起的事情。”

从此，张兴运就下定决心，要探取这个科学的“秘密”。

“只要地球上，就要找到它”

一連多少天，张兴运就象着了迷似的，到处翻書找資料。他不管刮风下雨，也不管天黑路远，只要一有机会，他就到書店里去串。西安市的書店和旧書攤差不多都被他跑遍了。他想：“只要下决心去找，早晚能找出含有那种稀有元素的矿石的名字。”

张兴运要試制拋光粉的事，在人們中間傳开了。有人說：“他还能做拋光粉，吹牛！”也有人說：“这是做梦！”张兴运隱隱約約地听到了这些話，並沒有泄气。他心里想：“你說吹牛，就吹牛，咱們走着瞧吧！”

俗語說：天下無難事，只怕有心人。張興運的心血总算沒白費。”有一天，他在書店里翻看一本小冊子，忽然發現了一張礦石成份表，其中有一種礦石，正好含有他所需要的那種元素。”當時，他樂得差點叫出聲來。急忙買了這本書，匆匆地跑回家。

可是書上說，這種礦石只有外國才有，中國到底有沒有這種礦石呢？新的問題又擺在他的面前了。他想：“要解決這個‘謎’，光翻書本是不行的，去請教專家吧。”

在一個星期日，他到交通大學，去詢問哪里有這種礦石。好容易找到一位化學系的教授，那位教授却說：“不知道。”他又跑到地質學校去找一位主任。可是真不湊巧，他去的時候，那位主任正在開會，只得到別人轉告的一句話：“不太清楚”。張興運並不感到失望，他想，既然說不太清楚，也

許知道一点，只要找到一点綫索也是好的，于是他就在外面等着。张兴运跑了一天，連飯也沒顧上吃，餓的肚子咕嚕咕嚕直叫喚，他还是直等到那位主任开完会，找主任当面談了。主任看到张兴运这种認真鑽研科学的精神，很受感动，他告訴张兴运說：“最近我听說咱們国家已經发现了这种矿石，但是这个消息不一定可靠，你可以通过組織关系去找一找。”随后，他又把自己保存多年的一块大拇指头大小的矿石拿出来，說：“送给你！我看你很有决心，这块矿石也含有你所需要的那种元素，但是含量很少，你拿回去試驗吧。”张兴运双手捧着这块矿石，如获珍宝一样，他心里感到一陣热呼呼的，想說几句感謝的話，又不知說什么好。他小心翼翼地用手帕把矿石包起来，放进口袋，一路上，他紧紧地握住这块

矿石，象怕它逃走似的。

这天夜里，张兴运特别兴奋。银白色的月光从窗外射进来，照得满屋通亮。张兴运虽然已经躺下很久了，可是两眼还是老瞅着天花板，脑子里反复地琢磨着下一步怎么办。他想：万一领导上找不到所需要的那种矿石，就拿着这块样子，利用假期亲自到深山野外去找。只要地球上，我就要找到它。

幻想变成了现实

党委知道了这件事，就向稀有金属公司打听矿石的消息，并给驻在各大城市的采购员拍了电报，请他们设法购买矿石。

一天，张兴运正干着活的时候，工长跑来对他說：“告诉你个好消息！”

“什么好消息？”

“矿石买回来了！”

张兴运高兴得几乎蹦了起来。他感到党和同志们都非常关心这件事，更增加了试制抛光粉的信心。

矿石运到后，领导上立刻组织了一个抛光粉试制小组，张兴运担任了小组长。从这天起，张兴运开始整理分解矿石和试制抛光粉的方案。他为了要研究和找寻根据，常常熬到深夜；有时躺在床上想到一点什么，就马上打开灯把它记录下来；早晨别人还在甜睡的时候，他悄悄地起来了，拿着书本到花园里去研究。经过一个多月的苦钻，张兴运终于写出来一份比较详尽的分解试制方案。

车间党支部看了这份方案，邀请了车间干部、技术人员和老工人一起来研究，经过大家出主意修改补充以后，又请苏联专